



我曾是

陸戰隊射擊金牌教官



接近五年的軍旅生涯，值得回憶的事情很多，但最光榮的是民國七十一年，我在接受射擊教官集訓一個月後，在步槍項目，以三項成績總積分，榮獲年度射擊金牌教官。

三項成績分別是：步槍機械原理常識、個人射擊成績和所教學生的射擊成績。前兩項軍憑個人本事，而所教學生的射擊成績，多少都要碰點運氣。

回到部隊後一切歸於平靜，但頂著金牌射擊教官的頭銜，在教部隊士兵射擊訓練時，自己多了幾分自信，士官兵們也都樂於接受我的指導。基礎訓練紮實後，一上靶場自然有較平穩的表現。

三十八年過去了，退伍後就沒有機會接觸真正的槍枝，偶爾在遊樂場看到遊戲性質的槍枝，都會喚起我在陸戰隊那段光榮回憶！

(圖/王忠富)

至於為何會選擇轉服預官役，這要回溯到考預官時以兩分落榜，當兵抽籤時又抽到陸戰隊！

榮獲全營軍官組第一名。轉任政戰職務一段時間後，在師部政戰主管的推薦下，我到海軍明德班擔任政戰官，後來又轉入中隊擔任輔導長，和管訓學生近距離接觸。在一年多的服務期間，看過幾次管訓和回訓的士兵，因在班裡違規，被押送綠島管訓的大場面，每當大陣仗押送後的一星期，明德班會變得非常平靜。

前幾年，由於營區都在高雄，放假都到高雄市區消費，那個時候鄧麗君已經開始「君在前哨」的勞軍行動，我雖然沒辦法躬逢其盛，但在高雄的喜相逢歌廳，花了四百多元買票看她壓軸演出。退伍前一年，我被調到清泉崗的部隊，至此陸戰隊的幾個師，合明德班我都待過了，至退伍前三個月，我被調到司令部待過，所以幾乎待遍了陸戰隊所有單位，這是很難得的。我很慶幸能夠成為有「男人中的男人，好漢中的好漢」之稱的陸戰隊一員，如果還有機會，我還是願意選擇加入陸戰隊。

戰地金門的回憶



↑金門莒光樓前的假期，左起第二人為作者。(圖/林猷)

民國五十九年八月，我在國防醫學院結束六年的醫學訓練，被分發到金門防部的三級後送醫院，服中尉軍醫役，駐地在金東料羅和東村的中間，開始一年半的戰地醫療生活。

醫院的外觀是土堆碉堡，背面對著敵砲陣地，每個離堡屋頂有約三公尺厚的鋼筋水泥，可防砲彈穿透。醫院外沒有圍牆，走到碉堡頂上看醫院，只有高低低的山丘，醫院外也沒有什麼標示，進入衛兵站崗的門口就是一個圓環，圓環前唯一的標示是「門診」和「病區」。

醫院雖小，服務的規模卻不小。醫院內的科室有：掛號室、門診室、檢驗室、X光室、藥局、藥品器材儲藏庫、手術室、廿張床的病房。

院內有醫院院長、副院長，兩位醫療區隊長，他們都是老資格軍醫，區隊中配屬了我的同班同學，還有幾位其他醫學系畢業的預備役軍醫。其他成員包括：軍藥師、門診、手術室及病房護理長、檢驗師、放射師、掛號員等，各司其職。每當白天工作結束，吃完晚餐，晚間七點，所謂「單打雙不打」，對岸的匪砲呼嘯而過，落在遠方料羅灣。

曾經有一次落彈點在醫院的後方，一聲巨響，砲彈已鑽入泥土數尺深，附近散落的宣傳單，早點名後由輔導長帶領官兵們在附近草地撿拾，集中在操場中央焚燒。

宣傳單的內容約略看了一下，大概說：臺灣人沒東西吃，只好吃香蕉皮；或者說臺灣通貨膨脹，五元一斤的雞蛋漲到廿元等等，所寫內容讓人啼笑皆非。

後送醫院還有一項特殊的任務，就是負責金東地區「軍中特約茶室」(八三一)三個服務站的巡迴醫療，每個服務站的女服務生，少時候二至三人，多的時候有五至十人。

醫院每星期一、三、五上午派巡迴醫療車到各站，進行定點巡迴醫療健康服務，每個月事先排定日期，由軍醫、藥師、病歷管理員等輪流上陣，早上出發，繞半個金門一圈，回到醫院已是中午。

民國六十年十月廿六日晚間名時，輔導長通報，我們在聯合國的代表團，因為阿爾巴尼亞提出的「排我納匪」案通過，次日將付諸大會表決，周書楷代表我國上臺嚴正聲明毛共絕不能代表全中國，他完成歷史性聲明後，步出會場，其他代表也陸續走出這個廿六年前中華民國曾參與締造的聯合國，非常悲壯。第二天表決，七十六票贊成、卅五票反對、十七票棄權。這個違反聯合國憲章的表決，真是對世界和平宣誓的恥辱。

總統蔣公當日發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，要大家「莊敬自強，處變不驚」，一時國際形勢的變化，動搖不了我們光復大陸的信心。共產必敗，暴政必亡。記得有位弟兄非常憤慨的說：「有什麼好怕，打沉它兩條船，共產黨就不會那麼囂張。」看到他們這樣豪邁，真不愧當軍人的氣魄。金門這個地方，多少前輩們在這裡流過血，我們也曾在此裡流過汗，這塊神聖的中華民國國土雖然很小，卻正指引著我們國家走向光明的前程。

烽火煙硝尋夢 平安樓習晚晴

平安樓是輔導會所屬板橋榮家榮民安養專區大樓的別名。筆者在院區教堂拜訪了安養於平安樓的于海雲伯伯。

親歷國軍部隊來臺的整頓與改編。退伍後，經朋友協助，于伯伯營生過當鋪，也開過工廠，後因經商失利，到樹林泰電公司工作，於民國八十一退休。八十二年，他斷斷續續至榮家就醫。

火車，欲開往徐州時，戰事吃緊，守軍已撤離徐州，運送軍械的任務於是作罷。待待蚌會戰結束，于伯伯改分發至七十三軍三營擔任駕駛，自此隨軍轉戰至福州、馬尾、平潭，後至臺灣。于伯伯回憶至此，嘆口氣說：「寧做太平犬，莫做亂離人。」希望大家珍惜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幸福安定的生活。

于伯伯退伍後，曾返鄉探親六次，當家鄉唯一的姊姊過世後，近十餘年來，他未再返鄉。民國七十年，經朋友介紹，他與澎湖籍顏女士完婚，當時顏女士剛與前夫離異，有四個孩子，最小的剛滿月，于伯伯基於愛憐完婚，並給予顏女士與其子女完整的家與教育，如今于伯伯覺得責任已了，安身榮家。

臨別之際，筆者戲說于伯伯還想蘇武牧羊？于伯伯開懷大笑，拿起二胡即席演奏一曲《桃花江》，並說學習二胡完全是自我摸索，由於未能識譜，只能從自己會哼的小調隨音而奏，並無特殊意涵，並說來臺後，從滿頭青絲至白髮蒼蒼，早已自認是臺灣人。歸途中，筆者試想于伯伯的一生，及他與顏女士婚後無所出，卻無私培育其子女長大，功成身退後安養榮家，或許這便證明了什麼才是臺灣價值的真正意涵。

【作者速寫】陳偉忠，史學博士，陸軍軍官學校正四十五期，曾任總統府侍衛室警務組長、國安局特勤中心情報組長。

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長期徵求榮民伯伯們的軍旅回憶，最近加強徵求「榮民弟兄如何艱困渡海來臺，以及辛苦融入臺灣社會的辛勞」，也歡迎榮民子女對於祖父母、父母親及家庭記憶的書寫。文章請超過一千字，並請附上軍裝照片或與同袍的團體照，照片請附說明。投稿請註明姓名、電話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。投稿請寄 e-mail: ifr.usioy, glory@gmail.com, 或郵寄至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一七八號十一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稿酬從優。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。

注：撰稿人同意獲採用作品以「有故事股份有限公司」為著作人，且著作財產權同時讓與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(刊登於「榮光雙周刊」及電子報，並納編於輔導會專書等)，也同意不行使(主張)著作權。

出生於河南省西平縣，民國三十年，因避日軍進城，榮永小學的老師帶領他們百餘學童躲入村廟，適經路過的國軍部隊招募，于伯伯因身高超過上刺刀的長槍，經老師鼓勵，他入伍從軍，直到民國五十六年三月，以上士階級退伍。

二十六年的部隊生涯，他歷經對日抗戰、國共內戰與保臺戰役，從入伍時的第五戰區通信第五團第二營第七連第二排通信兵，到退伍時擔任空軍防砲第一旅上士駕駛，他



↑民國四十二年，運輸學校駕駛大隊三中队第四班北投留影，于海雲為左二。(圖/于海雲)